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高祖下

唐紀

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走出犯陳約萬寶繼之萬寶不進謂所親曰奉勅以軍事見安今主輕進若與之俱必敗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單進堅陳待之破賊必矣由是道玄敗沒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

道玄之敗非深入之過乃史萬寶不援之罪也萬寶怒其不待己命輕騎先出許之繼進既而不動故以道玄餌賊而世民不知其情遂使老將姦計得行免於大戮世民平日遠料敵情如指諸掌而德惜於此使道玄之情結不得

仲情哉

是時天子命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於上上手勅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上怒責世民曰我手勅不如汝教耶它日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言惟作命命云者猶二之所以命物也而可借乎太子命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耶房杜諸人亦無警發何也既許並行有司不得不以所承先後為據高祖不思因事制宜乃謂秦王為書生所教夫書生凡有幾等豈讀孔孟五經之人皆亂人君臣父子以尊乎

天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曰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中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敗亡之餘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請行一許之

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三魏若勸建成以孝友之道則儲位安矣乃使之立功結黨是

漢之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

范氏之論是則然矣秦主豈但功高其德固遠過於建成而人之大倫有常有變使建成而賢也或能容其弟使出民而聖也斯能事其兄今建成長而無德乃欲使世民以命世之才盡代之功終守臣節雖甚愚人亦知其不可况高祖素有立世民之意特無養助者耳王魏忠於太子與

其勸以立功而自安昌共勸以遜位而息亂乎世民向者
之再辭為太子也高祖言之而建成無意故耳今使建成
力請如東海王強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
矣
葬陽昭公三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虎賁甲卒太常奏禮
婦人無鼓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輔大業豈與常
婦人比乎

凡為國家典禮政事法度而不稽諸古則緣妄多矣唐以
虎賁甲卒鼓吹葬公主此不稽古之事或問於古當何稽
曰周家十亂有婦人焉或以為文母者或謂子無臣母之
義蓋邑姜也邑姜之功與周公旦太公望比亦異於常婦
人矣若周家事之有禮之變非書則詩必載之矣而略無
傳焉是知婦人不得用男子之禮也故過於禮者不若守
於禮厚於禮者不若當於禮非禮之禮君子不以為禮也
惟婦人而用男子之禮也於是有被袞異執圭玉而對越
上帝者矣

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書秘書殿
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諸卿監
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
國子學上則祭先聖先師而儲經書次則選有道德學問
者為博士職教導下則羣公卿大夫之曹與六下之英而
養育成就之以備官使其地重矣且天子有時至親臨講
奠拜伏乎先聖之前而養三老五更又於三年饋餼之禮
夫豈與他官府有司比也而次于匠監之下矣夫之大矣

然則如之何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學秘書監寺為一官
而降內侍左右衛之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三公與政
之階共矣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

三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口之衆寡而授之田也
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與有
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
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
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為公家之利矣百姓為市而算之
甚則以為價不售而復奪之入甚則強其租屬鄰里高價
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以槩于心惟薄田
得直重賦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租庸

調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為苟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
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庶耻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
用人稱其官則久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
故仕則不稼有馬乘則不察雞豚家伐冰則不畜牛羊當
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朝
饗太倉暮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菽水彼仰有事
俯有育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盧懷慎為宰相及其
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辦喪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
而既仕者即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酬
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譴大何不在原宥
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
廉耻之風益勸矣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元吉日夜譖世民於上請殺之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長孫無忌勸王行周公之事世民猶豫未決玄齡無忌與杜如晦尉遲敬德日夜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等再三陳說世民猶未從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蓋當有天下上以狀授世民世民乃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無負兄弟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竟歸地下耻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上已召裴寂蕭瑀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欲歸世民射建成敬德射元吉並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卿來何為曰太子謀反秦王誅之恐驚陛下遣臣宿衛上謂寂曰下意見此當如之何蕭瑀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嫉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誅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無復事矣上曰此吾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

司馬氏曰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由生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惜哉

太宗天資長於智勇短於仁義者也而又久在兵間機事猶熟其於太子齊王固制之有餘略矣惜乎其不知命也

昔桀惡湯囚之夏臺紂怒文王幽之羑里二聖人之德固
蓋天下及見幽囚則匹夫耳譬猶神龍失水鷓鴣斃翮將
何爲乎仲尼大聖人爲相黜所圍七日至於絕糧是去死
亦迫矣然而文王於是方且演易孔子於是方且弦歌在
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於困窮厄難之時猶
能歸極天命以不折其志而况聖人樂天者乎太宗苟有
見乎湯文孔子之事其居秦主府俊又如林爪牙具在又
密邇君父夫豈與夏臺羑里陳蔡之危相似哉乃不能以
義處命而爲先發制人之事又不欲如自己興戎者以猶
豫不爲之形激謀臣猛將之心辭避再三不得已而後動
此固破宋老生薛仁果劉黑闥之餘策也而司馬氏乃謂
其爲羣下所迫則誤矣夫長孫尉遲之徒懇懇速之者政

猶張儀在蘇秦術內而不知耳既已表列建成元吉罪亞
高祖有明當鞫問汝宜早參之詔仍已命大臣數人欲世
其事則宜入侍殿陛以俟別白若天命止我理必得伸苟
爲不然夫豈力所能勝敬恭祗懼聽天所爲其與湯文不
遠矣又况傳奕奏云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
狀授世民是有意從之也不能小忍乃於君父未及坐朝
兄弟未奉質對之時已則彎弓而舍矢而國儲殆斃敬德持
矛直入山峽與師駢後以授之嗚呼此何事哉
夫太子之心之於殺之於父之側猶無父也鼠近於器尚
憚不投况太子之貳父乎太宗不知師法湯文以全其義
而謬引周公以蓋其志本於不知命而已不知命故不由
於義不中義則必計於利然則臨湖之案小人或有不爲



原件破损

者矣惜哉有拯救生民之志削平禍亂之才而自爲此也
或曰太宗嘗以誅兄弟之事問李靖李靖二人皆辭不對
何以二人皆知太宗翕張董博之幾又知太宗辦之不難
也故辭而不對既可以令太宗無植黨之嫌於己又足以
存厥人父子兄弟之間其智固優於太宗矣然則房玄齡
杜如晦勸成之何也曰能知太宗之舉異於周公非知道
者不能房杜雖賢非知者也魏徵亦然

太宗上

唐紀

詔追封故太子爲息王謚曰隱元旨爲海陵王
息隱王欲殺秦王而未舉身爲太子而被誅
可也若元吉則凶檢禍賊則建成除秦工又
太子事雖未成原其意而誅之則不當追封

上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中桀黠
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
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
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深動乎其心矣
若苟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照之蓋不如是也
然其說實爲浩博連類以根塵六者反覆隱顯引而伸之
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必未能窮而先
爲所變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
上智之士旣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抉其樞而剔其髓然
後氷釋雲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爲天下裂而至當之必
歸于一也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有失輒許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待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許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

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諸公非惟不應後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于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唐室之大憂乎是則非但德彝無知人之口益而太宗於德彝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納餽事覺上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曰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更賜之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熱之何益

法與天下為平者也順德有功而罪至死若當議者付朝廷公論之末減可也苟無可議一付之法而已人主無容心焉今應死而賜帛雖曰示尊胡不施之他人而獨施之順德乎順德者長孫后之族也而又有功太宗心欲生之

四六
故假愧辱之說以曉廷尉而徇私之愆見矣豈所謂講若
畫一者哉

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目謂無以加近以示
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埋皆邪之雖勁而發矢
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
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數延見
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太宗射藝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
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而濱於殆也又
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諭所以
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直嚴而出政不
善云耳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

之聽耶太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
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衆不可蓋如此人君可不
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
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且有
功上欲用為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不願
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深戒上不聽

用人之道固不擇親讎踈賤惟其才而已矣然長孫無忌
亦常才也以布衣交則不當為宰相以外戚則不當與朝
權以佐命功則與房杜諸人等爾上所以譽之者纔曰善
避嫌疑應物敏速能決斷事理然則唐朝豈無與為對必
不可闕如房杜王魏之比乎若從后言不使知政退避權

勢保其寵祿又安有黔南之禍哉

魏徵言於上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為稷契臯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稷契臯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俟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上謂王珪曰國家置中書門下以相儉察中書詔勅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卿曹全曰洵公勿雷同也

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時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為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心不同而大賢難得則參錯并用猶驅車猶植屋兼取衆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矣故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豫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為二省而尚書受成放之有司當貞觀之時君明臣忠朝希批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屨

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為後世法也若弃數百年成規合三省為一以一相專之而官屬如故略無可否見姓署名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基命駁正之實亡矣豈非悔文便私之甚哉

大理少卿胡演進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于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素以往謁東宮讒之朝堂雖近

天子之君至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囚

同引者別有可也

上謂侍臣曰隋煬文辭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受人煬帝恃才自用口誦堯舜而身為桀紂曾不自知以至亡也上曰前事不遠

吾獨之師

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為然凡聖讀而孺行者皆是也魏徵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使其君有修進金反之方則其益大矣顧言虛己受人與恃才自用以為聖惠之異何其見堯舜之淺耶貞觀之治徵功為多然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極矣上稽首德必存臣道下觀民風其有愧於三代者何可殫數若使伊傳周召得太宗而相之

其效豈止於此乎

上曰梁武帝君臣變談言空次景之亂口官不能棄焉元帝

為周師所圍信謂老一曰官我亦六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

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焉有翼如也亦有水失之則死不

可暫無

太宗不取老釋而好堯舜周孔之道可謂知所去取矣而

以為其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則死不

可暫無抑徒意之而云爾也孔子一

知者不如好之

者既知其美必甘其味而致魚則肉不

復在御矣劫父臣

至弟婦欲以為妻

與之生丁使繼弟之後此人道所不温

是又痴癡之比不得與鰥魚取肉為伍

而太宗顧且勇於

擷取焉在其能好堯舜周孔之道哉故

凡推尊聖人包以

夫之言而未嘗實見者大抵如此夫允執

中者堯舜之盛

也而始於志學志

者亦讀書誦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女

釋玄妙之言何以

別乎自此而入際乎其知道矣知之如

是則能好之矣未

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然日用而

能離亦猶焉之有

翼魚之有水顧不自其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才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

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

此治化所以益衰也

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
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陛下此指為何代請得論
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自理如晉而下則無足言
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
厚薄沿化淫漓無不本於人君者忠以事君必勉其所未
能而不獎其所已至兩漢盛時太公所可及也禹湯文
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士謂秀之於杜如晦曰庶求賢人隨才委任此宰相之職也
比聞聽受詞訟了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
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為不可雖賢如
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略姑以是為勤

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文事自為者
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躡躡其任益以是勉勉者
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貴
侵大權而故治文案親謀許為小心以眩其君者五也若
誠知宰相職分如陳獻侯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
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為太甲高宗成王之事
也

五監監修國史一語之曰上書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
當載之

凡人之心已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已以為非則欲天下
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沒人之善使
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知

其可服全而不服而效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取
益身之用乎

三問孔穎達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
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以蒙養正以明夷泣衆若炫若聰
明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爲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
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所亦足以箴之矣
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
爲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爲多可也而又
問於寡彼不能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僞以下人言
也是亦不然惟聖學者志不倦心不怠一善之不聞一美之

不克歎然如飲食之不飽也其何所爲而然也
焉知不足之聖如孔子指曰我學不厭好善敏以求之誠
以無極而事無方太宗而知之庶乎少進矣
貞觀四年命諸將分擊突厥俾頡利可汗至長安上皇嘆曰
漢高祖用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託付得人復何
憂哉

武德七年高祖患突厥入寇之頻欲遷都以避之秦王曰
不可不出十年必定漠北至是纔七年而其言往且雪其
父稱臣之耻嗚呼可謂克家之子矣夫唐高祖之臣突厥
也爲晉陽留守耳晉高祖之稱臣契丹也爲太原節度使
耳彼始畢耶律皆夷狄之君疑亦可也而君子終不之與
蓋以中國者禮義之所存夷狄者禽獸之與鄰舍中國而



原件破损

從夷狄是不喬木而入幽谷以陳相從許行孟子尚闢之
况唐晉二祖欲取天下而北面左社乎晉陽留守太原節
度使尚不可况萬乘之主乎故唐高祖先臣之繼用敵國
禮尋又正君臣之儀而太宗發憤慷慨幹父之蠱修德行
政中國既治偏師一出禽其主而空其庭方之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然後用之者一何速也嗚呼可謂英武之君矣
雖然好武功勤遠略者聖人所戒向使高祖以義自強不
假突厥十馬則無緣臣之初不臣之彼又何因有恃而驕
責報無已中國既無忿怒則師役無自而興故取而而不已
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師君子作事謀始而末流之
若此也

突厥降者十萬口詔君臣議區區之宜願

具之河

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李太白樂以為
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
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故博請
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
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宜縱之使還不可留之乎
狄人一向獸心今降者十萬數年蕃息倍多必為腹
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今突厥困窮來歸
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教之禮義數年之久
民還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上用
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
為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備詢在庭當矣類
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

用溫彥博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為也甘偁
可知也其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
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為忠矣天無不覆地
而中國夷狄之不同同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
偏駁之殊也孔子所謂有教無類者又非糝雜華
也三者有九州四海之民尚不能偏以禮義教之
之降虜且聖王之法關盛衰有如後嗣無德可懷
畏是聖王所以於肘腋也豈不殆哉太宗用其言不
天及淫嬖之變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欲功
若帶之盛者非聖王之盛節也
太宗嘗大珠有司以言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
言之小武況不可必立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與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
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遠其獻則善矣今
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五色鸞
鳴與美女繼來則納侮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不還
夫豈格遠人之道乎

詔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
服青

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朱猶之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
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為間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必欲
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其可也

上讀明堂鉞灸書去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不得答
囚背

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在民禁笞因
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矣其致戶口滋多家給人足也
宜哉後世有杖背之刑弱者往往至死蓋不知此至於總
兵之人以私喜怒用大挺杖人背至於數百安而行之莫
之禁也豈非仁政之累哉

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易如飢渴者
易於飲食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
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
不易民而教黃帝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
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當化為鬼魅矣上然徵言

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為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
當為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

虞夏世周之文勝又不若夏商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
唐室風俗又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訛是結
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
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
則氣漓而人澆蓋或二三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
天地之氣虛盈息消後世誠不及古遠矣且地之生物無
窮尚有一易再易三易之差而天之運行亦不能常春而
不秋也此大淳漓之驗也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
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
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乎飢渴者易為飲
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
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上卷 卷之十七
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
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
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
公也郡縣之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
聞

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
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
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
公也郡縣之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

考古制顧以京畿關費與邊境授難及為言國莽其矣而蜀
人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蘇仍以始皇李斯柳宗元
之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凡斷天下之
大法度舍義理之辨則何以處是非之決敢問古者封建
其利心耶秦之兼并其義心耶洪水既平禹別九州弼成
五服自甸至荒周五千里眾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之
是堯舜禹共為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為不得已之勢
誤矣誠知上古諸侯已為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因勢
而存之則洪水懷襄民無所定天下之大變也何為民罹
昏墊而侯伯獨能有其國以堯舜為三聖人不能因洪水
之平更立制度為後世郡縣參錯變置乃反畫壤裂土修
明五服之法一何三聖人智之弗及歟宗元曰自天子至

聖人其德在人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
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爲
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下堂迎覲者夷王過也豈覲者
挽而下之乎不能定魯嗣宣王過也豈魯侯自亂長幼之
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
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強生不掉之患夫
周之所以敗也譬猶木之技本水之塞源外諸侯之比王
室所謂枝幹流葉爾論成敗而不循本窮源猶診人喪心
而歸咎於手足之辟戾亦遠矣宗元又曰秦爲郡邑守宰
運四海於掌握其所以大壞者由暴威竭貨然天下有叛
人而無叛吏咎在人怨而已夫桀之與紂豈非暴威竭貨
乎民之怨之曰何日而喪予及汝皆亡豈非叛人乎使人

而不怨湯武又安得帥而伐之哉方秦之將亡也陳天奮
其白梃劉項從而斃之兵甲所向攻城以數十計無爲秦
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宗元又曰凡封建之國理者
少亂者多胡不以天下觀之固亦然矣且以封建爲失制
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夫制與政誰爲此名宗元別
之也是未悟制即政政即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
變其君是未嘗讀孟子孟子自謂周室班爵祿聞其大略
矣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
之不朝者如此它可類推矣此固述周家待諸侯之道也
周公伐武庚二年伐奄三年或戮之或遷之又嘗滅國五
十烏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制侯王遏其未萌之惡及大逆
不道然後動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表蓋固

言之於文帝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
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
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
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
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剛者而欲廢天下之履也
夫田叔魏尚黃霸汲黯固賢牧守三代盛時豈無如是諸
侯乎苟以守宰斥去為易為王政之行者趙廣漢韓延壽
王尊之徒皆百姓所便殺之逐之曾不旋踵又何足貴耶
宗元又曰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剪商
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眾力及成功
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
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是蔽于

聖之言也謂二六聖主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為
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
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然宗
居下天下斯安彼繼世者上果
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
天下此又蔽蒙之極也天子而
才者亦不敢越亂法度上固公
能之真有奏言之試有明明側
射遺材不用而詩書樂之者誰
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
而興邦之良佐悉沉于民伍二
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以
無善而不可信也夫為君

如堯舜禹湯亦曰天子之治
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
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
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
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以
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下立之
心內無害主衆民者泰恣肆
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地之
此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
也若秦則妬民之兼井而自
兼井管天下之利以自奉
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
野子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爲
爭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
未以爲爭豈夏有天下數百
年苟無桀與商不得而取也
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
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
之效乎若以爲不足以息爭
者秦建郡縣二十二年而漢
半之漢纔二百年而王莽爭
之又纔二百年而三國爭之
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

晉又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享
國益促唐最久矣亦立於三百年而爭者四起未中葉而
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宗殖大利揭示爭端曾不如三
代千八百年纔三姓也蘇子又曰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
賊殺未有不出於襲封者漢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
篡弑之禍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揚廣皆襲
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
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
至三十餘君未聞有劭廣莽卓操裕之事其諸侯篡弑亦
不聞出於武王成康之時安得以封建爲爭之端亂之始
歟是故舍堯舜湯武大聖人公心正法而取始皇李斯所
見列國末流之論欲廢封建孟子所謂人之易其言孔子

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而其著論乃欲行限田復周官鄉舉里選方喪三年是豈非古法而何獨難於封建且後之法私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建事而六經載藉無益於斯世矣

上謂執政曰朕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俾諸大臣受諫意則有謂而言不失正其意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已之不易也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箴規闕失如三益之友則君亦可以成德而寡過文皇勉此不怠其致升平也宜哉

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文武官復請封禪上初不許請者不已上亦欲從也魏徵不可上曰公以朕功未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夷未服耶對曰否上曰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徵曰今承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大駕東巡其勞費未易任也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致不能盡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常象往往推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也時者無足異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

日食天變為六不聞胥訓告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
臣獻諫多蕩上心請登泰山明示得意太宗口雖不允實
欲從之至稱地高德厚中國安四夷服偃然自足嚮雖以
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
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德微也較之二者日食君象
尤當做懼者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
道之過耶

上將幸九成宮言避暑馬周諫曰太宗之制度比於宸居尚為
卑小宜增修為大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今九
成宮去京師二日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
之且太上皇留君中而陛下居涼夏溫清之禮備矣未安今
行計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

為天子父公母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祖大安宮不
及宸居比鹿而太宗以畏暑出就涼清奉承之禮虧闕甚
矣馬周直以此諫可也不惟太宗當止其行而為上皇重
營其處政亦宜緩乃開行計不可復止之語以中君之微
曾是以為忠乎自古繼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得養其母
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不足以盡
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為孝周宜以此深察帝心使力
慕大舜事親之道庶足以少掩前失而垂法後人太宗聞
言感動則九成之車不柅而自止矣

虞世南上聖德論

忠臣事君不稱其所已能者必勉法其所未至者豈固為
是拂心而逆耳哉道固如此也無不覆轍者天之大也不

當去去以譽其大惟有災變則記之無不照臨者日之明
也不當去去以譽其明惟有侵蝕則記之是故孔子作春
秋常事不書其意以謂慈明忠孝父子君臣之常也猶飢
食渴飲物理當然者豈異事哉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以
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
明為上者有一善在己則矜誇自足以臨其下為臣者於
君之失德朝之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詠歌
贊頌惟恐任後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
不聞民心違怨噉口誣視而不悟而危亡至矣自三代以
後危亡之漸夫嘗不由此以此知孔子常事不書而天災
日蝕與人事敗常反理者必書其為教有益於世甚大而
小夫賤士以將順為勤以諂諛為親者在朋友則交損在

官師則交誤在父子則交失在君臣則交敗其有害於世
甚酷矣虞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
於堯舜其亦未嘗深知孔子之教耶

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之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以此
相報對曰臣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人臣之義無私交而况藩王與太子有隙之時乎言所左
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默恐
生後悔告于高祖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
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
遷漢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讜言是以危疑向背
誘臣下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公卿已下請封禪者不已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凌厲公

等勿復言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為後世教亦備矣未嘗言封禪之事書云至于岱宗柴因巡守而祭天也詩云陟其高山因巡守而祀嶽也獨禮記有曰因名山而升中于天鄭氏釋云升上也中丘也巡守至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又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禋于梁甫刻石紀號以為之證此梁許懋所謂緯書曲說非三經正統也豈惟鄭氏為然雖禮記之文亦有可疑者矣夫豈出於聖人乎舜與周末嘗升中而鳳皇降後世升中者多矣象物不應何也太宗嘗與羣臣搜窮經訓辨封禪之是非如曰可行則列二帝三王已然之迹襲而行之如不可行亦當具陳其故正宗子孫乃以氣疾為辭則

誤矣有如平賊而當祀廟遂廢去承平有如足疾而當郊禋遂廢降乎不能以五經正義啟上心蓋諸臣不學之故也

七年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亡匿者上皆赦之

罪至死無可赦者當死而不死則輕刑宜如何此三百九十人者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以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之過也若以為盛德所化者隋文時亦有之或畏威或用計未足多道

八年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上欲准其誘訕之罪魏徵諫止
無常者其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
曾未十年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使成之
最後并忍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以愚度其
故太宗本情實好誇勝初見隋氏宮室外雖矯改而雄奇
靡麗之觀過於目而著於心猶投種在地不能遏其發生
之萌也夫以太宗克已從諫終身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
自祛猶如此况不能克已從諫者其如何則亦觸情縱欲
猶兼葭萑葦寧有既耶

九年四月上皇崩羣臣請上準遺詔視事上不許六月羣臣
復請聽政上許之

漢文短度民之喪景帝冒而行之為帝王不孝故事千
古罪人也然遇賢則必欲復古故晉武帝魏孝文周高
祖皆自致其心不播於浮誕然以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
者使二君所為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太宗躬不世出
之資為大有為之主以天下養父從容十年四方無虞朝
廷安靖遭此變故所宜講修諒闇過密之制禮由已出一
正訛俗正示萬代而乃因陋就簡反不能勉及晉魏宇文
諸君且莫賢於魏徵耻其君不若堯舜者於此寂無諫勸
又况其餘平安於常情狃於衆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齷
齷者所宜而乃見於貞觀之君臣可不深嗟而重歎歎
吐谷渾入寇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
靖請行上大悅以為大總管節度諸軍平吐谷渾而歸高龍

生後軍期靖按之甌生誣告靖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徙
邊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

事君之美雖惟命是從然功名既成人臣所難處也李靖
老矣宣力亦已多立效亦已衆矣納祿於君奉身而退合
止足之戒無避事之嫌不亦善乎吐谷渾其時勢已衰弱
特伏允悍猾猶且為寇唐朝他將皆足以辦靖何必攘臂
請行為馮婦耶况前破頡利為人所讒面被責誚幾不免
於大矣今復賈餘勇又為人所誣乃至闔門謝客以避禍
蓋不以馬援為監是以得此辱也知進知退不失其正抑
君子所難耶

十年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諸子尚可弟兄不可復得因
流涕嗚咽不能止

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勁箭一發天性為讎所
不卹也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亡滅而况
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
宗所以因送諸王而動脊令之悲者也人倫之際易以失
恩可不慎哉

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歲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
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
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相靈侯我耶是日黜萬
紀還家

大學之教曰古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故台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自
事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緡非因頭會實斂而取之山澤

似亦未有善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造
賢利民為急以拒靈私藏為戒嘗所取舍明示好惡可為
人君之法矣以此防民德宗猶以措克虞賈而越在享奉
憲宗猶以崇聚貨財而善不克終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泰見珪輒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
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尸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
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誑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
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
珪與有責矣

馬周上疏其略曰三代及漢歷年之久者以恩結人心故也
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當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

今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
恩詔曾無事實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諸王妃主服飾
議者皆不以為儉陛下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太子生長深宮
萬歲之後所當憂也自觀之初天下饑歉而民不怨者知陛
下憂念故也今比年豐穰而民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
不急之務故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行於自觀之初在於今
日固不難也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
深思也百姓治安係於刺史縣令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
縣所以百姓未安也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
縣令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三其要曰陛下當
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大一
大病也豈

特太宗凡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道之元也後
甲之義前弊未盡去而後患已生也及顯謂武帝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是也太宗嬪御不為稀營造不為少窮兵黷
武以收遠略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百姓怨咨焉周言
之帝未有以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為乎刺史
至多人君安能遍識人材委大臣慎舉可也縣令卑而充
兼近民尤甚充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為縣有政績者舉
其所知一人可也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而必
使京官以上舉之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
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武王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為才人

嬪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有子或為天下主所係

不細必簡求有德不專以令色取也武氏賢號未聞而者
質之美達於帝聰曰必有為之游揚以冀薦進者唐之中
微乃源於此孔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
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拜之貞
觀六年日食正旦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
餘州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穀
洛溢入宮溺死者二千餘人陽德不競陰氣盛長為戒明
切至于再三而帝不能監觀咎徵敬慎以推其類而防其
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昏蔽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大禍伏
藏俟時而發雖曰天有定數若堯舜禹湯文武必不緣一
美婦人而致國家破壞幾無遺種也關雎之序曰憂在進
賢不淫其色其惟不由慾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一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目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遠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遠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遠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非公無能及此人苦不自覺耳

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術智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年也是則不遠也猶之目焉雖在吳陳未嘗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木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日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為必可及勉焉

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是以則湯武所以反之而聖成功不殊者惜乎太宗之不與丁也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于志寧馬周上疏章之會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且曰臣披荆榛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弃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封功臣古今通義欲公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耶詔停世封刺史

無忌佐太宗取天下甘不才智於趨事赴功優矣而於先王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沮襲封尤力其後流置黔南與出刺趙州相去如何安待謂刺史與遷徙不殊其家皆沒為官奴婢則子孫誅夷之禍何預乎封建徒使良法不行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近智所能窺也

上幸九成宮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謀反率故部落四十餘人夜犯行宮踰四重盡盡帑矢亂發衛士奮擊久之乃退盡追斬之於是言者多以空殿留河南不便詔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上曰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徵黨之絕昏仆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不怒彥博而悔不用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是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雄誇之心彥博探其微而贊之故不以歸咎歟雖然行宮只幕之變亦已危矣古人謂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禮義花不可以仁恩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者為此故也太宗慕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疑幾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時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市傳奕時卧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唯於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齒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者為高識傳行於世

自唐初佛齒流傳經傳奕掎擊其妄著與論空左僞物不息韓退之曰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末惟恠之欲聞佛固為賢然亦人耳使其心道其思瓜齒若何而能神使其能神則其四支百骸五藏六府當不壞何獨齒與骨哉其徒寶而畜之者又云有五命珮附而生焉其名曰舍利子云精氣所結也附於佛身者自然有之若僧體則火而後有之今以人身論一自

來日就臭敗莫不惡之矣乃能凝聚堅固聚若珠寶
異而可貴耶愚嘗思而得之曰凡物必有有用物而無
地不生也道者用之不窮者也無用之道聖人不行
交而物生焉氣不能不交故物不得不生天地變化
蒼人與衆禽獸息氣不爲之耗兵革水旱之後人物
或十去七八氣不爲之羨凡賦而爲形各有粹極不
氣焉故動植之聲色臭味莖華子實皆粹極不貳之
也其充粹者在石爲玉在沙爲金在草爲竹箭在木
栢在羽爲翠翟在介爲珠玕其在人也爲才爲智爲
聖雖稟賦偏濁如虎狼虺蜴野葛烏喙亦各有益於人
汙穢之甚如矢如溺如糞壤蟻蛆猶且有已病起死之
故盈地之間無不可用者用而當其理是則道也今

氏貴珍其身而鄙賤人理闕蓄固護以無所施爲清淨
之至及其死也秉界烈火獨得所謂舍利子而已是物也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於生人盈天地之間
未有與爲比者是邊絕有用之源而歸於無用之地豈非
無當之甚乎夫物雖皆可用非人莫能用之人爲至靈聖
賢又其靈之尤者也其功至於彌綸天地贊助化育使天
地日月山川動植各得其所而其本則由陰陽施受而生
佛氏所謂汙穢濁亂不屑爲之者也夫生一聖賢其用如
此其比之舍利子之無用相去如何哉世人悅其名而不
察其實委心信事惟恐在後佛之徒因又崇飾眩耀之以
憲宗英明猶爲所惑而放逐正諫又况其凡乎夫婆羅門
所寶者猶以物不能毀爲異非傳奕有以屈之雖太宗亦

將動矣後世虛爲益其往往以異獸齒骨并舍利藏之人
莫能辨也以予目所睹記凡數齒其大皆寸餘或倍之計
身其身身身身身岸不過尋丈而頤中有如許大齒則其首
當其其身三之二何以成體而藏之者與敬而信之者其
然莫之計也夫達人則無是矣宜不必辨然達者少而愚
人多故爲此諄諄幸悟者衆而迷漸解於人心亦非小補
亦

若集討高昌二魏文秦文秦憂懼而卒子智盛立致
書若也白但得非於天下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
位未幾幸賜憐察其集報曰苟能悔過當與三軍門智盛
不出君集攻之窮蹙也降君集分兵略地上以爲州縣君集
唐文皇帝家傳及智盛而歸

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爲視效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三
師討之既聞其喪其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弔唁立其
嗣子讓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
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約迫以
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輿圖信足誇耀一時以義言
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然驚之故而係累其孤郡
縣其土仁者不爲也正其義不謀其利則取國之功不足
以掩不義之耻矣

言者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
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郡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凡表奏皆稱臣是欲徹于主聽不可不覽者也魏徵所對
與言者之意異矣若以外有司言于朝堂人主取而視之

則為越俎侵官非治要之體也臣下表奏而人主不之省
豈所以周事物之情乎太宗若以蒙蔽疑獄猶未有以自
白也

上嘉吐蕃東祿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辭曰臣婦
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不從其志
有妻取妻中國之法不許也東祿贊雖夷狄然知敬父母
之命守節儉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
矣欲撫以厚恩者獨無它道乎且四夷善應對者豈少其
人必一一以昏撫之豈帝王之行事乎太宗耻遠人之不
賓而不耻配耦之悲規是未可諭也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逆殺尋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
又好鄭衛之音又寵昵宦官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私
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妻切諫太子怒遣刺客張師政統
于承基殺之二人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

詹事東宮官之尊者太子於之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
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
金華之事耳而金華之事又有可否詹事輔導諸君以忠
以孝乃從金華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且太子
之不納其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志寧
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宜哉

1874



1874

